

## 魏锡曾印学鉴藏活动考述

王 博

**内容提要：**魏锡曾活跃于道光、咸丰、光绪时期，作为乾嘉学派的追随者与践行者，魏锡曾倾心金石，素有“印癖”，治印不多，却于印学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为赵之谦、吴让之等人辑拓印谱，成为联系篆刻浙、皖两派的纽带。本文通过对记载其印学鉴藏经历的著述、题跋及印谱的稽考叙录，展现出晚清魏锡曾与友人鉴赏、研究的种种生动场景。在魏锡曾的印学鉴藏活动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印学理论家、金石学家，同时又是一位眼界颇高的鉴藏家魏锡曾。

**关键词：**魏锡曾 印谱 辑拓 印学 鉴藏

魏锡曾（1828—1881），字稼孙，号鹤庐，斋号有鉴古堂、绩语堂、非见斋等。魏锡曾仕途失意，一生倾心笔砚，借金石典籍自娱。魏氏印章收藏甚富，经眼更是不知其数。魏本存《魏稼孙行述》<sup>[1]</sup>言：“搜罗之富，殆鲜其匹。平日寓目，不知千几百石。”由此可以想见魏锡曾于印学倾心之深，他的印学研究正是建立于其大量的珍品寓目收藏的基础上的。

1883年，由广州羊城富文斋正式刊行魏锡曾所著《魏稼孙全集》十四册，<sup>[2]</sup>其中的《题跋》《文存》《诗存》保存下了他的部分印学论述。散见于各图书馆的手稿、印谱，历年拍卖会图录等资料则更多面地展示了魏锡曾独特收藏视角下的印学鉴藏活动。

### 一、魏锡曾的印学交游经历

魏锡曾家学渊源，簪缨相传，与江浙文士多有往来。因太平天国战乱，咸丰十年（1860），魏锡曾辗转浙江各地，最后南至福建避祸。魏氏在福建出仕后，并不在意做官，多有闲暇，往来谭献、傅以礼等好友。后来也曾游寓江浙，北上京师等，与在京的赵之谦及胡澍、沈树镛等鉴赏印章、考订金石等。

魏锡曾先祖与丁敬、黄易、阮元等往来密切，多有字画题赠、书信往还。“西泠八家”之首丁

[1] 苏州图书馆藏抄本魏锡曾子本存《皇清敕授文林郎福建候补知县漳州府漳浦南场盐大使显考稼孙府君行述》（以下简称《行述》）。下引同此。

[2] 《魏稼孙全集》全本一夹，十四册，依原编目次第一册为《题跋》四十八篇；第二至十二册为《碑录》；第十三册为《诗存》共古今体诗一百五十五首；第十四册为《文存》十一篇，附《书学续闻》一则，共十二篇。其中《碑录》部分仅刊印其中一小部分。笔者检各图书馆，计有《魏稼孙全集》稿本二十余册。除《碑录》外，其他已尽数刊印。2022年3月，王梦笔点校，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魏稼孙全集》两册，将其中《诗存》《文存》《题跋》整理点校，《碑录》据《丛书集成续编》所收录影印。

敬与魏银河相投契，丁敬嗜好金石文字，工诗善画，尤精篆刻。魏家悬“鉴古堂”匾额盖龙泓山人亲题。同样是“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与魏锡曾从祖魏成宪同里二人在山东为官，多有雁去鱼来、诗文酬唱。黄易曾为魏成宪刻“成宪”“魏成宪印”等印。<sup>[1]</sup>黄易墓志铭即是魏成宪书丹，魏成宪子魏谦升于道光十七年（1837）曾题黄易《山水册》记录下二人往还之事。魏锡曾收藏中多有黄小松故物，当缘于此。<sup>[2]</sup>乾嘉时期重要学者阮元亦与春松公交善，阮元曾赠时任扬州知府的魏成宪联曰：“两袖清风廉太守，二分明月古扬州。”

从这些先贤与魏氏家族往来的吉光片羽可以想见，魏氏家族丰富的收藏、家学的陶养，无疑对魏锡曾见识与鉴赏上具有极大影响，也奠定了魏锡曾审美、喜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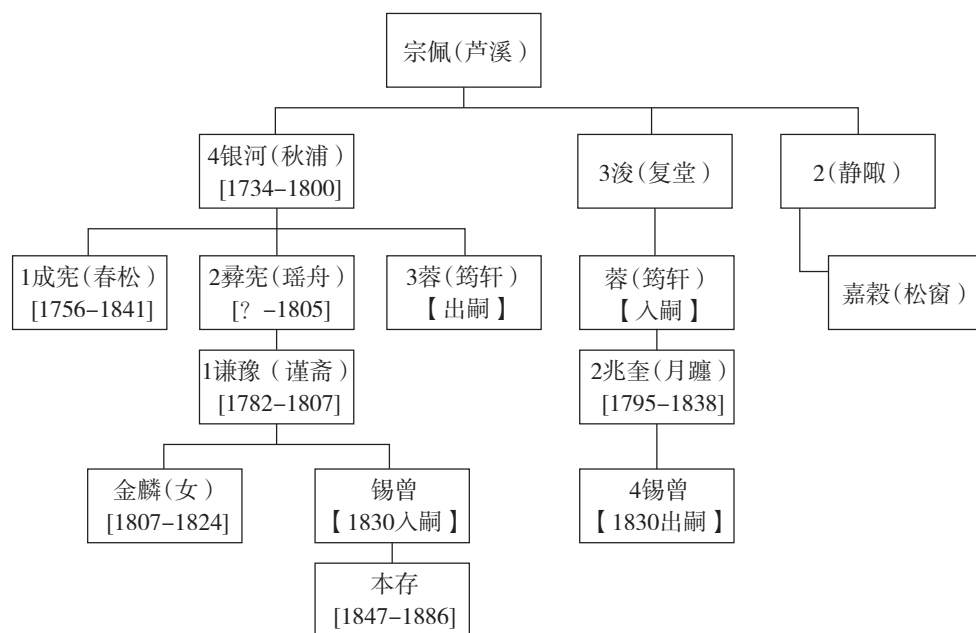


表1 魏锡曾家族世系简表<sup>[3]</sup>

### （一）往来江浙：论次印谱，深入研几

魏锡曾青年时期，活跃于杭州，也曾游历苏、常。这一时期的魏锡曾过眼、钤拓了大量明清印章，钤拓技艺愈加精善，手辑数本印谱。与各地优秀印人的交游赏析中积淀了学识，再加上家学渊源等文化影响，魏锡曾的印学审美取向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建立。

魏本存曾在《行述》中言及父亲魏锡曾早年致力于搜集印石，经眼者不知千几百。并且魏锡曾辑印谱，不仅收集印蜕，亦重视椎拓边款。魏锡曾亦在其《论印诗二十四首序》中提及家乡的嗜印朋辈：

[1] 黄易为魏氏家族刻印许多，据魏锡曾《砚林印款书后》，魏锡曾从祖春松、松窗先生等都曾得黄小松印。

[2] 清·沈树镛：《汉石经室金石跋尾》：“稼孙以小松赠苏斋汉《祀三公山碑》相赠。”魏锡曾《绩语堂印目》收有部分黄小松印目。

[3] 表中仅体现与文章论述有关之人，人名前数字为兄弟排行。

余夙有印癖。里居之日，尝与毛西堂、何夙明、朱芑孙、谔卿诸君手拓丁、黄、蒋、奚、二陈之作，裒然成谱。其他名家手制，别为一集。<sup>[1]</sup>

何澍，字夙明，为何元锡之子。何元锡曾到山东曲阜访求古印，因而古印收藏甚富。何氏父子不仅为魏锡曾提供了大量珍贵的鉴赏对象。并且在印学鉴赏的眼光与见解上影响了魏锡曾。约嘉庆十三年（1808），何元锡父子辑丁敬、蒋仁、黄易、奚冈印成《西泠四家印谱》。<sup>[2]</sup>何澍曾引父语：“钝丁碎刀，从明朱简修能出。”魏锡曾在后来见到《赖古堂残谱》中朱简所治印后，“以朱文刀法验之”，于是将何氏所言引为至论，并认为“前人论丁印无及此者”。<sup>[3]</sup>

何氏父子辑拓印蜕丰富，并是较早开始拓丁敬印款的。魏锡曾曰：“丁谱拓款，始自夙明尊人梦华先生，故其家藏弄最富，往时夙明颇据以傲人，及西堂辑谱精出其上，余与芑孙和之，偶有以戏语巧构者，何遂修憾于毛。”<sup>[4]</sup>据魏氏所言，何澍的辑拓技术是逊色于毛庚的。

毛庚字西堂，<sup>[5]</sup>最精擅钤印拓款。毛西堂曾手辑《西泠六家印谱》。可惜后来罹遭兵祸，所存无几。魏锡曾对毛西堂评价甚高：“乡先辈丁、黄、蒋、奚二陈篆刻，前人多有论次。近年新谱日出，无精于毛君西堂者。”并戏称毛西堂：“能事虽多，却以印印为第一。”<sup>[6]</sup>魏锡曾曾详细记录下毛西堂钤印、拓款的具体过程：

一印入手，息心危坐，审视数四，徐出手制印泥，其泥入油少，坚韧如拒粒。以石就泥，凡积百十杪许，泥附于石，乃就几面印之，不藉他纸。既又翻石向上，纸黏不脱，视其未到处，以指顶少研，一不愜至再，再不愜至三，三四不愜或至三四十次。既得精妙一纸，类次入谱，不复再印，既强之印，亦不得佳。弃纸山积，不自珍惜，并供友人携取。然西堂最不愜意者，持较他本，焕发十倍，人得之者，珍为毛谱……（毛西堂）初不拓款，见余拓本，辄戏为之。用画家渲染法，先积淡墨，如云，如水点，如雨下，而不入于凹末，少施以焦墨，肥瘦明暗之间，经营尽善。余乃转相仿效，精到或庶几活泼，终不及也。<sup>[7]</sup>

受魏锡曾影响，毛西堂开始拓边款。其钤拓方法独到，自成一家，时人无出其右，至今仍为人效仿。魏氏的钤拓技术，就是与毛西堂一同奔驰搜访、过从赏析中学习并提高的。也正是魏锡曾的详尽记载，让今人仍能从毛氏钤拓手段中汲取经验。毛、魏二人交谊甚笃，毛西堂每印印毕，必留一赠魏锡曾，之后才令索印蜕者取走。于是魏锡曾手中也收藏了大量毛西堂钤拓的印蜕、边款，

[1] 魏锡曾：《绩语堂诗存》，《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2] 韩天衡著：《中国印学年表（增订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版。按：是谱是已知最早以“西泠”之名分类印人并辑谱的。

[3] 按：引何澍语皆转引自魏锡曾：《魏稼孙全集》中《绩语堂题跋》，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4] 魏锡曾著：《绩语堂题跋·〈砚林印款〉书后》，《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5] 毛庚，原名雝，字西堂。嗜金石，钤印拓款技艺尤精。咸丰十一年（1861）于杭州从戴熙筹办团练，是年冬太平军攻入杭州，毛庚在抵御中战死。

[6] 魏锡曾：《绩语堂题跋·题增补毛西堂手辑西泠六家印谱》，《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7] 魏锡曾：《绩语堂题跋·题增补毛西堂手辑西泠六家印谱》，《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这成为魏锡曾这一时期辑谱的主要来源。

此外，藏印丰富的王泰、朱芑孙，书画家华议、戴熙等金石同好，也都与魏锡曾有着密切的往来。魏锡曾在此时已展现出他于印学鉴藏非凡的见地：通过大量印章的经眼、鉴赏，同友人相交往探讨印学研究，魏锡曾的审美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魏锡曾及其交游圈较早地关注到印章边款的椎拓，而前人或时人更多是将其内容抄录，或只保留印蜕，而忽略边款。此前印人所作边款更多是起到与书法落款相同的作用，在椎拓边款兴起后，印人就必然会愈加关注边款的艺术性与审美价值，这就促使印人更加重视对边款的经营，激励着印人们深入研究边款的创作。后来出现的如赵之谦以魏碑造像文字入边款等行为，都离不开魏锡曾等人椎拓边款的推动。

魏锡曾于咸丰八年（1858）侨寓吴门，赠吴紫瑜印谱两册。咸丰九年（1859）年秋在荆溪与王立斋会晤，见其所藏《程邃印谱》收印300余方，叹为大观。清初印坛以皖派为主，而程邃（1605—1691）则继明代文彭、何震之后，是当时光大皖派的主要人物，在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魏锡曾是今见文献记载最早见过并记录下《程邃印谱》的人。同时在任问渠家见邓石如《四体书册》。称其：

八分之妙，殆罕比伦，册中钤印二三十方，亦无不佳。<sup>[1]</sup>

咸丰十年（1860）春二月魏锡曾仍于吴门吴紫榆处赏鉴并摹拓留存了张大凤、汪关、沈逢吉等诸家印作。魏氏于《书印人传后》详细地记叙了此次鉴析摹拓活动。

## （二）奔逃避乱：不意印事，避乱七迁

时局动荡，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波及吴门，于是魏锡曾举家避乱长达近一年时间。慌乱之下家藏损失惨重。祸不单行，是年“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殉难，次年毛西堂、戴醇士亦在抵御中战死，这些魏氏同好所藏的印石、印拓也大都佚损或易主。在“惊心乱后七移家”的危急之时，魏锡曾仍“尽携手辑古今印拓以行”。

咸丰十年十一月魏氏在绍兴与友人毛西堂会面。毛西堂将亲手辑拓的《西泠六家印谱》携来，两人鉴赏良久。这是魏锡曾最后一次见到毛辑《西泠六家印谱》，也是与挚友毛庚的最后一晤。不到十日，富阳被太平军攻占，太平军逼杭州，魏锡曾沿越城，渡嵊县避难黄岩。

虽有印癖，但此时的魏锡曾却言：“遭乱以来，不复措意于此者一年矣。”所幸在黄岩从朱德园处借书，魏氏得见其藏周亮工《赖古堂残谱》一部，乃周亮工未成之书。为剪贴本，白纸线订十二册，仅存三十余家印人。<sup>[2]</sup>在魏锡曾的考订下，断定非贗，且谱中弁言必是周亮工手书。但其中多有题字，非周亮工之笔。是谱印拓多虫蚀，但覆纸完好，魏锡曾判断当是重装。《论印诗二十四首》即是此时所作：

[1] 魏锡曾著：《绩语堂诗存·论印诗二十四首并序》，《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2] 魏锡曾著：《书〈赖古堂残谱〉后》中：“所存才三十余家。”但《论印诗二十四首序》中：“虽阙过半，自何雪渔以下尚得六七十人。”二说有异。因是谱今不见，遂无从得知。

愁病之中获此巨观，就生平涉猎所及，作论印诗二十四首。其名虽盛而未及寓目，与虽寓目而无所可否于吾心者，从略焉。<sup>[1]</sup>

二人正沉湎于考证鉴赏之时，“会寇犯黄岩，德园将奔避，急索谱去”。魏锡曾也慌乱逃离。同治二年（1863）二月，于《书〈赖古堂残谱〉后》记：

……事阅三年，见此书，不胜今昔之感。因将朱谱存佚各家，分记于后，其不能省忆者缺之。刻印为游戏之一，数十家精神所寄，独特朱谱，或当不坠劫灰耳。<sup>[2]</sup>

魏氏作上跋时，当是见到了另一本《赖古堂印谱》，早在见朱谱时就曾“背忆文义不误”，此时魏氏便有了附名卷末的念头。只可惜避难急走而未能完成。于是凭记忆校之两谱，在此书中“将朱谱存佚各家，分记于后，其不能省忆者缺之”。<sup>[3]</sup>离开黄岩后，魏氏又辗转多地，最后奔赴福州依时任福建盐库大使的岳父张燮荣处避乱。<sup>[4]</sup>

魏锡曾于同治四年（1865）秋天结识同有印癖的同里丁丙，后于闽中以所得丁敬篆刻印拓资料为丁氏辑成《砚林印款》。由于其原附于丁丙所辑《砚林诗集》之后，遂常被以为丁氏所作，实则大谬。据魏锡曾言，《砚林印款》中包括的黄易、蒋仁、奚冈、陈曼生印款数则，多据何凤明、毛西堂、朱芑孙旧赠原拓印款辑录，稍有新增，并对几位先辈的论印宗旨加以考证。魏锡曾避难入闽后将其关心的印石藏佚情况在《书砚林印款后》中作了说明。《魏锡曾辑奚冈、蒋仁等诸家印谱》<sup>[5]</sup>是魏氏入闽后所辑，也记载了蒋仁等印石的收藏存佚情况。

关于丁敬、蒋仁印石的藏佚：

表2 丁敬、蒋仁印石战乱前后藏佚情况表

	丁敬	蒋仁
遭乱前	丁刻之世守者，惟振绮堂汪氏五石，抱经堂卢氏三石，小山居何氏三石，补罗迦室赵氏一石。余率由飞蛺人萃，归王安伯丈泰。虽同时谢丈卜堂家枚、戴君用伯以恒，皆嗜丁印如性命，竟无能抗衡也。	自刻名号十余石，旧为王丈安伯所有。其他可指数者，谢丈卜堂藏六石，何凤明藏一石，戴用伯藏三石。越中平氏旧有先生手刻。

[1] 魏锡曾：《绩语堂诗存·论印诗二十四首并序》，《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2] 魏锡曾：《绩语堂题跋》，《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3] 魏锡曾：《绩语堂题跋》，《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4] 关于魏锡曾岳父张燮荣，魏本存《行述》中有：“命赴闽，依外王母，慈谕敦促，乃尽室行。”外王母指魏本存外祖母，即魏锡曾岳母家。“配吾母张孺人，敕授孺人，同里嘉庆辛酉进士内阁侍读学士讳鉴公孙女，运同衔历任福建广盈库石码验掣关大使讳燮荣公女。”

[5] 中国嘉德2016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场曾拍过十二开《魏锡曾辑奚冈、蒋仁等诸家印谱》。是谱收魏锡曾手拓奚冈、蒋仁、何震、魏植、陈豫钟、程邃等明清篆刻名家印鉴，间及边款，录吴让之跋语，多有魏稼孙识语及考证。



(续表)

	丁敬	蒋仁
遭乱后	王氏废宅出残石若干，谢、戴及他氏储藏，仅存十一，亦都易主。今确知丁印在世间者，煨烬奇零，数不满百，独振绮手泽如新耳。 其自余庚申岁失于吴门者，为“丛睦”“才与不才（从陈君遇安借拓者）”二石（魏氏自藏）。	王丈殉辛酉之难，谢丈殉越州乡间。用伯覆巢之下，仅以身免，夙明迄今无耗，各印皆不可问。越中平氏旧有先生手刻，闻乱后已尽失之。此外，嘉兴杨象济藏一石，又陈曼生先生子叔眉藏二石。此三石庚辛间皆不在杭，不知存否。 “饮酒游山”一石为许石声携至泰州，幸免于难。

其次是关于魏氏自家收藏等：

同时失自藏、借人古今印百余钮。黄小松先生为松窗、春松两从祖刻名氏印，亦在此中。嗣有沈君均初收得者，知未尽堕劫灰，然不可踪迹矣。

丁君松生（丙）见贻“徐堂印信”，是谢丈旧物，款面皆精，亦失之闽中。

余手辑古今印拓，辛酉冬避地入闽，尽携以行，嗣为夫己氏窃毛拓至精者百余，几空其群，今稍向副本补数十纸，合前后所收，才得二百有奇，不知江、浙间遗石、遗谱，复出几许？犹忆道、咸间《四家印谱》盛行，几于家置一册。自罹兵火，曩时同好，惟用伯及朱君（希颖）存。

这次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从魏锡曾的收藏来看，涉及范围主要为浙皖派近当代印人，于古玺汉印并没有多少关注。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关心的印人中最推浙派，又是丁敬拥趸，亦关心私淑丁敬的蒋仁之作。即使因乱遗失许多，也可以看出魏锡曾印石、印拓、印谱等收藏之富。从上引文中可以看出魏锡曾对于丁、蒋印存的关注不仅只局限于私人收藏几何，更体现出对其整体存世情况的关注。

### （三）入闽北游：过从同志，赏奇析疑

安顿在福州捐得盐官之后，魏锡曾更是“在官朴拙，日事笔砚”。<sup>[1]</sup>在闽中与丁文蔚、周星诒、谭献等一众金石同好，北游扬州、京师等地与吴让之、赵之谦等印人皆有密切来往。

同治元年（1862），魏锡曾与赵之谦在闽结识。二人从此成为知己。赵氏治印早年取法浙派，自称受陈鸿寿影响颇大，但“久而知其非则弃”。魏锡曾亦作此评价。赵氏在之前多是模仿浙派。在与宏识富藏的魏锡曾结交后，赵之谦的思想和眼界都得到开阔。魏锡曾评价赵之谦印作为“在丁、黄之下”，<sup>[2]</sup>又称“今殆无匹”。<sup>[3]</sup>赵之谦在为魏锡曾刻印边款中赋诗赞叹回应“我昔赖君有

[1] 谭廷献：《魏锡曾传》，缪全孙辑《续碑传集》卷八一，天津图书馆藏清宣统二年（1910）江苏编译局刻本。

[2] （日）小林斗奁编：《中国篆刻丛刊全集》，二玄社1981年版，第二十六卷，第135页。见赵之谦刻“稼孙”朱文印款。

[3] 魏锡曾：《绩语堂题跋·书〈巴子藉别传〉后》，《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印书”。<sup>[1]</sup>并在《吴让之印谱序》中评价其：“稼孙与余最善，不刻印，而别秦以来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说微妙，且有让之与余能为之不能言者。”二人惺惺相惜之情可见一斑。

同年六月，魏锡曾向赵之谦提出为其汇辑印谱。赵之谦欣然应允。但旧时作印一是能拿出的数量少，更重要的是赵之谦已不满意旧作。遂开始了赵氏一生集中大量刻印的一段时光。赵之谦与魏锡曾结识后为其刻印总共30余方，<sup>[2]</sup>其中有一部分边款中记有赵之谦与魏锡曾论印的文字，彼此交流意见的文字，成为印人之间沟通的独特方式。

终于，魏锡曾以半年时间辑成《二金蝶堂印稿》，包括其时新作与随身所带的早年作品，赵之谦于谱前题“稼孙多事”四篆字，并记曰：

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书四字傲之。

从中可以看出，赵之谦虽不志于篆刻，但深深感激魏锡曾辑成自己的第一本印谱。魏锡曾这次集谱行为不仅使赵之谦刻印增多，开始辑谱，更为印学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同治二年（1863）魏锡曾因捐报盐官事，须上京师入都验放。七月，途经江苏泰州，拜访吴让之，并停留数日。一是提出为吴让之辑印谱，吴让之称“刻印数以万计而未留一谱”，所以这也是吴让之的第一部印谱。魏锡曾有卓见，先后两次主动提出为无谱留存的当代篆刻名家辑印谱，所系连的这次互评，不仅是吴、赵两人之间的，更是印人流派中浙宗与皖宗的一次较量。

通过梳理魏氏的印学交游经历，大致可以将他的活动轨迹大致表示如下：

浙江（杭州为主）→江苏（苏、常为主）→江浙（奔逃避乱）→福建（福州为主）→京师（途径扬州）

不难看出，魏氏的活动范围恰好涵盖了清代以来的印学活动最为频繁兴盛的地区，在这些地方，魏氏均结识了一众印学同好，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形成了魏锡曾的印学交游圈，不仅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印章资源，更在钤拓技术、印章鉴赏的审美以及印章收藏水平的提高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二、魏锡曾的印学鉴藏著录

### （一）绩语堂集印

魏锡曾的印学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sup>[3]</sup>咸丰初年过从同里毛庚等人辑拓前人印谱为第一阶段，战乱后在闽整理遗存为第二阶段，给当时著名印家辑印谱为第三阶段。通过析理归类现存魏锡曾所辑印谱，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其辑谱对象、方法及鉴藏观念。

[1] （日）小林斗盒编：《中国篆刻丛刊全集》，二玄社1981年版，第二十七卷，第73页。见赵之谦刻“钜鹿魏氏”白文印款。

[2] 赵之谦为魏锡曾治印据信札等提及约有30来方，今能见者23。见附录二：魏锡曾印鉴。

[3] 笔者此处的分期并不完全依时间前后，而是将魏锡曾辑谱的种类、目的与时间相结合而定。

## 1. 《西泠印粹》

咸丰初年，魏锡曾与毛庚等友人将“西泠六家”之作与其他名家手制分而辑之，免然成谱。2018年嘉德拍出《西泠印粹》一函两册。上册卷首下有魏锡曾题识记载咸丰八年（1858）正月，魏锡曾寓吴门，赠友人吴紫瑜印谱两册，<sup>[1]</sup>此两本印谱即是魏氏当初与毛西堂等来往时所辑之谱。

印谱汇集丁敬、蒋仁、奚冈、黄易、陈豫钟、陈鸿寿六人印存，并拓有边款于印下，制作精良。此谱后转入闵沅之手，并制木质函套，上阴刻“丁蒋奚黄两陈印谱”，落“光绪辛巳三月汀奏刀”款、钤印“鲁孙”。册末有任伯年题识二：其一“光绪辛巳春二月。山阴任颐伯年甫拜观”，钤印“颐印”；其二“鲁孙盟兄袖出所藏丁蒋奚黄两陈印林见示，并拓有旁款，如宋本《兰亭》，然世亦罕见，余获一观，真乃眼福之无穷也。光绪辛巳二月山阴任颐伯年又记”，钤印“任伯年”。此谱应是已知魏锡曾最早辑成的印谱。可惜是谱未能出版，不能窥其全貌。



图1 《西泠印萃》书影

## 2. 《奚冈、蒋仁等诸家印谱》

魏锡曾辑《奚冈、蒋仁等诸家印谱》在2013年、2016年间于西泠、嘉德拍卖。此谱今存12开，其中印谱10开，每开右下角钤有赵之谦刻“稼孙所拓”朱文印，题跋2开。收录了奚冈、何震、陈曼生、巴慰祖、胡唐、程邃、文彭、蒋仁等明清篆刻名家印面及边款数方，大多有魏锡曾识语及批注，明确写明了印石的藏佚情况，为战乱后在闽整理遗存时辑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印花仅见于此谱，笔者将较为重要的列举如下：

表3 《魏锡曾辑奚冈、蒋仁等诸家印谱》题识

页码	印人	印文	边款	题识
页一 (七方)	奚冈	不著四相(朱)	有	奚冈先生以画名，印其余技，亦宗钝丁。旧为寿松堂孙氏所藏，以其精刻于田黄石秘不示人。己未秋为芑孙有。招余与西堂拓十数分。世间始有款字墨本。至次岁石毁矣。两君所拓与身同殉，悲夫！ (钤朱文“印奴”于该边款墨拓之上)
		奚冈私印(白)	无	玉印。
		另有印蛻：汪用成(朱、白各一方)、石巢子(白)、成斋(朱)、汪印用成(白)皆无款。		

[1] 2018年5月18日嘉德四季第51期仲夏拍卖会智窠珍藏专场拍出，此谱一函两册，卷首书谱名《西泠印粹》，上册卷首下有魏锡曾题识。



(续表)

页码	印人	印文	边款	题识
页二 (三方)	何震	放情诗酒(白)	有	雪渔真迹不多,得此与“玉壶居”皆灼然可信者。 (钤朱文“印奴”于该边款墨拓之上)
		玉壶斋(白)	有	面略被人磨损非贗。
		飞鸿(白)	有	此百余年前伪作,存之以资参证。
页三 (五方)	汪泓	御墨藏家(朱)	有	无
		瓿香室(白)	无	明人瓷印,或附会南田翁蛇足也。
		子孙世永保(朱) 际遇五朝全盛家 (朱)	无	两面牙印。
		击如意珠(白)	有	同里朱君芑孙寿萱风雅好古。庚申杭州失陷,母氏投水。 因纵火自焚其窟,与妻同殉。此石亦堕灰劫矣。 竹嬾为李太仆日华,侯君未详。
		栖霞散人(朱)	无	牙印
页四 (七方)	陈曼生	玉麟书印(朱) 别字玩台(白)	有	(两面印)种榆从丁入手,乃别树一帜。荡决无前,断是石家第不可学耳。
		宗伯学士(朱)	有	无
		阿曼(白)	无	玉印
		另有印蜕:阿曼陀室(朱)连理双桂树楼(白)荐菊亭长(白)		
页五 (四方)	巴慰祖	四教之印(朱)	有	巴予藉先生印以工胜,此二方藏栎阳张瑶圃瑜处。胡唐字长庚,予藉甥也,所作相类。
		栎阳张氏(白朱 相间)	有	
	胡唐	张公子(朱)	有	
		栎阳张氏文房(朱)	无	瑶圃世兄高祖一斋先生文房印。癸丑扬州兵火后,此石遂失。先生以画名世。瑶圃守遗墨,珍若璆琳。余得此石于荒市。重瑶圃意,因题数语以归之。让之吴熙载己未三月。 此不知谁氏作与巴胡三印同在瑶圃处,篆刻皆佳。必亦名手,因类存之。并录吴跋。瑶圃故从让翁学书,称弟子亦善刻印。
页六 (三方)	程邃	羊庆私印(朱)	有	穆倩崛起文何之后别树一帜。朱修能外当无敌手。许见钝丁、完白,或许让头地耳。(钤朱文“稼孙”)
		龚蘅圃(朱)	有	
		一身诗酒债千里水云情(白)	有	

(续表)

页码	印人	印文	边款	题识
页七 (两方)	蒋仁	千里(朱)	无	蒋先生仁字山堂, 仁和布衣。深宗禅悦。书宗南宫, 丰腴中见寒瘦。真到逸品。梁学士时时挤之, 名不出五百里外, 可慨也。刻印专私淑敬老人, 疏旷绝俗, 其独到处殆欲智过于师, 所作极少收藏。家得一石如拱璧然。
		饮酒游山(朱)	有	此石后有蒋先生题记。前项跋两面, 亦出其手。篆少疏懈, 或润色一二笔, 非全捉刀也。石为许石声携至泰州, 幸免于难。

从表中不难发现, 魏锡曾的题识批注的内容主要包括印石真伪鉴别、战乱前后所藏、印材及印人等情况。其中有两处值得关注。一是关于吴让之曾为朱文“栢阳张氏文房”印作跋, 魏锡曾并抄录于上。这方印已由吴让之赠予友徒张瑜瑶圃, 本谱中巴慰祖与胡唐的两方亦藏张瑜处。此几枚印蜕当是魏锡曾拜访吴让之时从张瑜处借拓。其次, 则是魏锡曾对蒋仁的偏爱。认为蒋仁在独到处几能超过丁敬。而蒋仁所遗印石数量又极少, 故“家得一石如拱璧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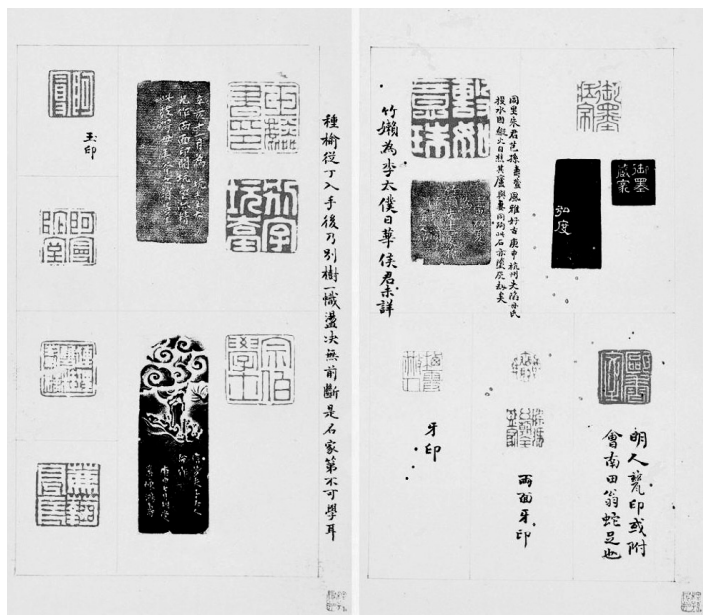


图2 《魏锡曾辑奚冈、蒋仁等诸家印谱》内页

### 1. 《二金蝶堂印稿》与《吴让之印存》

魏锡曾辑《二金蝶堂印稿》, 据今存史料, 不知拓谱几份。其稿本应仍存世, 但惜不明何处。<sup>[1]</sup>《吴让之印存》共辑二十份, 每份被魏锡曾与赵之谦以二人喜好分定内外二编。

[1] 按: 据林章松先生称, 其早年间于广州集雅斋获睹魏锡曾辑《赵勃叔印稿》(《二金蝶堂印稿》)原稿本。后不知是本流落何方。

余夙有印癖，寓泰无事，因就所见，辑谱得二十分。让之有喜色，自跋如右。后示拗叔，分定内外编，合者十九，不合者十一。拗叔谓吾两人所定，不必当让之及前后印人意，此十中之一，亦不可强合。

今有魏锡曾自藏本，此本亦称正本。有赵之谦序、吴让之跋，魏锡曾跋。沈树镛藏本，副本之一。有沈氏令赵之谦重书序一过并跋。后有魏锡曾抄吴跋并跋等。

在赵氏重抄序中，无“曼生巧七而拙三”一语。多一语称：“稼孙与余最善，不刻印，而别秦以来刻印巧拙有精解，其说微妙，且有让之与余能为之不能言者，附书质之。”可见魏锡曾在印学鉴赏品评上的高度已在吴、赵二人之上。

是谱共收吴让之印107方，大多是吴让之自用印。其他有为杨铎<sup>[1]</sup>、僧释真然<sup>[2]</sup>、谈权、张瑜以及顾熙、蒋应麟等刻姓名、收藏印，上述或因刻就而未及寄出，或从受印人处借印钤拓入谱。以及为魏锡曾、赵之谦等人所刻印。魏锡曾在辑谱时，兼及印蜕、边款。



图3 魏锡曾辑《吴让之印存》沈均初藏本<sup>[3]</sup>

## 2. 《钱义士印稿》

今见私人藏《钱义士印稿》<sup>[4]</sup>魏锡曾钤印本一册，收印27方，大部分为钱松为丁文蔚所治，印蜕、边款各一页，淡墨绿色边框。题签：“仁和钱书盖先生篆刻，萧山丁文蔚辑，同里魏锡曾模拓，寄赠哲嗣少盖宝藏。”钤“魏锡曾印（白）”。前有墨题：“钱义士印稿，赵之谦题”，钤“之谦印信（白）”。首有赵之谦题跋，卷末附魏锡曾题跋。<sup>[5]</sup>

关于辑《钱义士印稿》的缘由，先要谈及钱松之子，赵之谦弟子钱式（1847—1865），字次行、少盖。钱松殉于太平天国战乱，仅存遗孤次行。投入赵之谦门下从游，尽得其奥。赵之谦曾寄

[1] 杨铎，清金石学家。字石卿，号石道人。自幼酷爱金石学，少时遍游各地名胜，凡周秦古籀篆、六朝南北碑，无不搜寻拓辑。历数十年，编就《金石志》，后不幸散失。曾任江苏震泽（今属苏州）县令，不久弃官专事艺文。

[2] 释真然（1816—1884），僧人，江苏兴化人。俗性丁，自称俗丁，名真然，字莲溪。兼工篆刻。与吴让之交。

[3] 《吴让之印存》，西泠印社藏。

[4] 按：是谱为上氏拍卖“2022夏季艺术品拍卖会”征得。

[5] 同古堂林妹妹：《钱松：文人之交，如暖春》，微信公众号：同古堂，<https://mp.weixin.qq.com/s/ItGGpTdLrhMgOOB1xg33mg>，2022年6月21日。

书魏锡曾云：

弟忽有出色弟子，当亦吾兄所喜也。钱生用功甚锐，笔墨之外复求吏治，其志为弟所爱，其身子太弱，亦弟所忧也。

得此弟子，已是不负。惟生有神似其师者，曰穷。<sup>[1]</sup>

赵之谦对这个弟子是相当满意的。时钱式16岁，赵之谦赴京前拟为其筹冬衣，广招友人刻印集资。魏锡曾亦大力襄助此事，协助照顾故人遗孤，并整理辑成《钱叔盖印谱》，委赵之谦题端“钱义士印稿”五篆字。魏锡曾在后跋曰：

自先生殁十数年，手制零落，而声誉益振，余手拓其遗石，并乞朋好分饷，凡得数十纸，粘缀成册，其少作，晚岁颜唐之制，别缀于后，盖重先生品谊节操，不敢轻弃，兼使究心篆刻者，知此中与年增长，随时乖合之致，一无可假借云。

上跋出自魏锡曾《绩语堂题跋》，跋文对钱松篆刻生涯中的水平变化，作品优劣皆有所见解且示诸印谱，评价可谓中肯。魏氏赠钱松《钱义士印稿》后跋中称：“吾乡自砚林崛起，前辈中多工印者，至种榆而变，至补罗而坏。”阐述了自己对浙派印人从陈曼生始变、至赵之琛则坏的认识。



图4 《钱义士印稿》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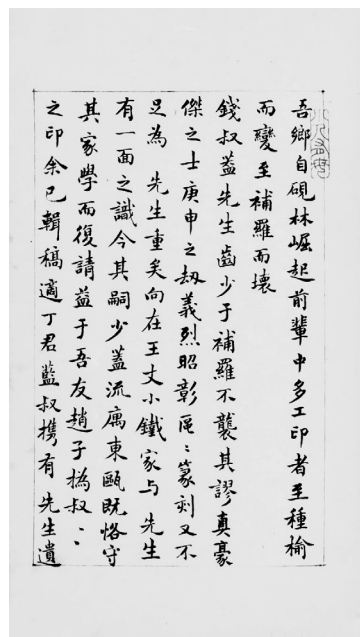


图5 魏锡曾跋《钱义士印稿》

[1] 赵之谦著、戴家妙整理：《赵之谦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册，第265—266页，致魏锡曾札第一七通，十九通。



这一观点是魏锡曾坚持并反复提及的。但对于钱松，认为其治印“齿少于补罗，不袭其谬”。对其篆刻持肯定的态度。魏锡曾在跋文中还表示了对没有及时成谱，而待钱松身后谱才将成之叹惋：“在少盖，得此何啻宝玉大弓。独余为之非其时耳！书以自疚。同治元年十月仁和魏锡曾识。”从跋文也可明确《钱义士印稿》的辑谱时间当为同治元年（1862），即钱松逝后两年。彼时魏氏尚在福州。

## （二）绩语堂印目

今见苏州图书馆藏有魏锡曾手稿《绩语堂印目》一册，不分卷。<sup>[1]</sup>共收印目七种，多有圈点涂乙，标记印文朱白等。印目包括四部分：瞿世瑛《清吟阁印隅目录》，为第一部分；黄易《小蓬莱阁印目》，丁敬《龙泓馆印目》，蒋仁《吉罗庵印目》，奚冈《冬花盒印目》，陈豫钟《求是斋印目》，陈鸿寿《种榆仙馆印目》（残），合称《西泠六家印目》，为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为《吴让之印目》，第四部分为魏氏汇辑印谱的日常记录。

### 《清吟阁印隅目录》

瞿世瑛<sup>[2]</sup>与魏锡曾同一时代，活跃于杭州。二人亦有往来。魏锡曾曾抄录《碑录二种》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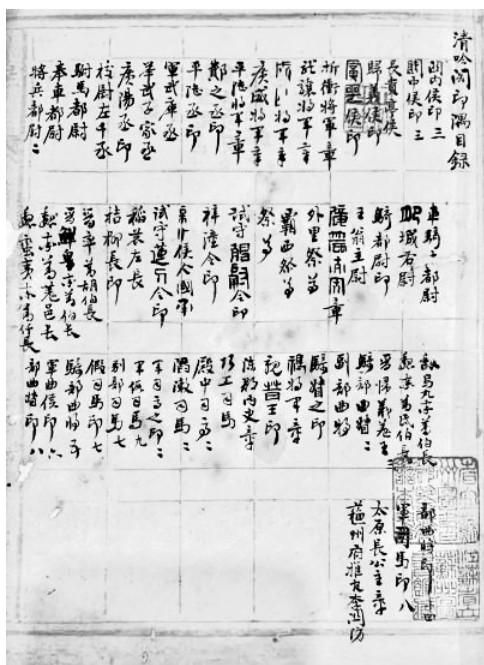


图6 《绩语堂印目》书影（1）



图7 《绩语堂印目》书影（2）

[1] 魏锡曾：《绩语堂印目》一册，不分卷，现藏苏州市第二图书馆。除有“西泠六家”印目外，还有清·瞿世瑛的《清吟阁印隅目录》以及《吴让之印目》。书中钤印朱文：“锡”“曾”连珠印，白文：“字稼孙”。该册内容或多残缺，且装帧有误，中有以绿笔重钞丁敬、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曼生印目。与前目内容小异，顺序多变。中则夹一页《种榆仙馆印目》。《吴让之印目》部分还记录了许多关于印谱辑录装帧之事。

[2] 瞿世瑛（约1801—1859），晚清藏书家，金石收藏家。一作世英，字良玉，号颖山，浙江萧山人。手抄罕见古书，日以为课。

即从瞿氏清吟阁借得。关于《清吟阁集古印隅》，据《古铜印谱举隅》载：

瞿世瑛藏印。古玺三十三，官印六十七，私印五百三十一。每页一印或三印，计四百七十九页。无序跋，共六本，继述堂藏本。<sup>[1]</sup>

是谱共存印631方。其中大半源于钱塘金械处，《松崖藏印》中可见。“广威将军章”“车骑左都尉”“举武子家丞”“扶柳长印”“晋归义羌王”“晋鲜卑率善佰长”等印后归吴云二百兰亭斋藏。

检魏锡曾手抄《清吟阁印隅目录》，依次分类为：官印（主要为汉官印），秦印（分为姓名印、吉利印、杂印），私印（以上声、下平、去声、入声四声分录，复姓印单列）。虽然是谱今不得见，通过《印目》也可以一窥瞿氏藏印面貌，为析理其所涉及古玺印的流传递藏填补了空白。

#### 《西泠六家印目》

《行述》中曾述魏锡曾为西泠六家辑拓印谱事：

今钱唐丁氏刻《砚林印款》，大兴傅氏刊《西泠六家印存》，皆出府君手定，是固三十年功力所积而成者。

西泠印社藏有傅棻于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一年（1885）辑华延年室《西泠六家印存》6卷。从《行述》以及傅棻印谱后跋文中都曾提及《西泠六家印存》乃是魏锡曾手定，由傅氏父子汇辑成谱，整理出版。且据傅棻序言，其中相当一部分印蜕是得自于魏锡曾手中。

《西泠六家印存》收丁敬、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鸿寿六家共印189方，分为6卷。《绩语堂印目》亦收有此六家。笔者将《绩语堂印目》中“西泠六家”印目与傅棻《西泠六家印存》收印数与两书重合部分比较列下，<sup>[2]</sup>从两书印目重合度的对比中可以验证上文傅棻所跋：

表4 各类西泠六家印目比较

	《西泠六家印存》收印	《绩语堂印目》收西泠六家印目	《西泠六家印存》与《绩语堂印目》重
丁敬	六十八	四百四十余	五十三
黄易	二十一	一百八十余	十
蒋仁	十二	五十六余	十一
奚冈	二十一	一百七十余	十五
陈豫钟	二十六	六十六	三

[1] 按：关于《清吟阁集古印隅》的版本问题，限于资料稀少，笔者并没能作详细的考证，仅据记载摘录。如有错误，请方家指正。

[2] 按：由于《绩语堂印目》中涂乙删改甚多，且字迹多有潦草，此处统计时只计无删除标记，模糊不清者不计。统计出大概数字，以资参证。

(续表)

	《西泠六家印存》收印	《绩语堂印目》收西泠六家印目	《西泠六家印存》与 《绩语堂印目》重
陈鸿寿	四十一	十六(残)	无
总计	一百八十九方	九百二十八余方	九十二方

第三部分首先是《吴让之印目》两页共一百一十四方印,今存魏锡曾辑《吴让之印存》收印共100余方。二者基本一致。再则是魏氏日常记录的辑谱名目。另将其具体数据统计体现于下表中:

表5 日常辑谱记录

	寄苏印谱一本 <sup>[1]</sup>	又一本	五月间黏印谱上	五月间黏印谱下
丁敬	三页	三页十件	十二页四十一件	
黄易	三页	四页十五件	十二页七十五件	
奚冈	二页	五页十七件		五页三十八件
陈豫钟	三页	三页十一件		六页四十六件
陈曼生	五页	九页三十五件		十一页八十五件
蒋仁				二页十四件
总计	十六页	廿四页八十八件	廿四页一百一十六件	廿四页一百八十三件

从表中也可见魏氏辑谱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对比魏氏辑谱中与傅枏《西泠六家印存》等晚出印谱,其数量大有减少,究其缘由,战乱损佚当时关键。但也幸有魏氏辑谱留存于世,使得今人能更全面地看到前代印人的治印面貌。

### (三) 重拓《秦汉玉印十方》<sup>[2]</sup>

今存《秦汉玉印十方》于2011年与2012年现身保利、西泠拍卖。此谱原录秦汉玉印共10方,原为赵谦士所藏,咸丰年间又归张祥河<sup>[3]</sup>所有,后归傅以礼收藏。且有魏稼孙手钞题跋于首页之左。傅氏还重新钤拓装裱一册,前存张祥刻书刻拓片,并请好友锡曾撰题跋,由魏本存书。此后又添3枚印面于其后,故此谱共分为重装玉印13方与原玉印10方。傅氏之后,此册又归于其外孙俞序文,有其藏印。印谱作经折装,红木夹板,面板镌“秦汉玉印册上(下)”,底刻隶书“大兴傅氏华延年室鉴藏”,两册装于红木盒内。

[1] 按:关于《绩语堂印目》中所记的“苏”是何人,尚未得知,待考。

[2] 按:关于《秦汉玉印十方》现藏地,据资料显示,许浒于2010年5月,将石门李氏旧藏原拓《秦汉玉印十方》捐给西泠印社(《西泠印社藏品捐献名录》有载),重拓本《秦汉玉印十方》于2011年与2012年现身保利、西泠拍卖。

[3] 张祥河(1785—1862),原名公璠,字符卿,号诗龄、鹤在、法华山人,上海松江人。张照从孙,嘉庆二十五年(1820)进士,官工部尚书。工书善画。

原《秦汉玉印十方》均为白文。原为钤拓散页，每笺钤一印，是笺版心见“吟莲馆印存”，四周蓝色梅花花栏，左下角有“乙丑夏日小李写”字样。吟莲馆为何绍基斋号，至于是谱与何绍基有关与否，暂未考出。此外是谱还是已知最早专以玉印成谱的，具有相当的艺术价值和史料意义。魏锡曾跋于首页印拓左边墨书张祥河刻于函盒文字曰：“秦汉玉印十方，向藏赵谦士少农家，为那绎堂、阮芸台二公所赏，好事者欲得之，以千金为寿，弗顾也。嗣归于余又二十年矣。咸丰纪元长至日华亭张祥河。”并抄自作论印诗一首：

杜倚浑浑汉白文，杨周磊磊各张军。

皮鱼循胜重差叙，辛苦樵赢肖两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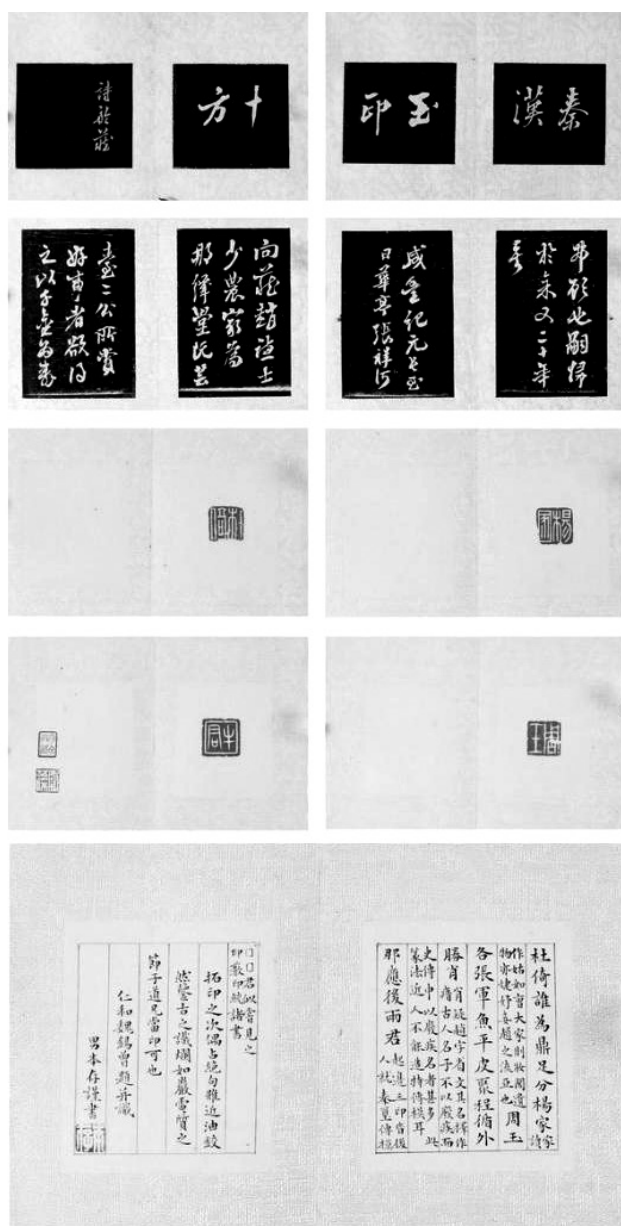


图8 《秦汉玉印十方》魏锡曾重拓本



稼孙戏占绝句。

其下钤朱文印“稼孙手钞”。另傅氏重新钤拓装裱本，则为魏锡曾题识，子魏本存墨书。诗文略有不同：

杜倚谁为鼎足分，杨家（“家”读作“姑”，如曹大家。则妆阁遗物，亦婕妤妾赵之流亚也）周玉各张军。

鱼平皮聚程循外，胜肖（“肖”疑“赵”字省文，其名释作“瘡”。古人名子不以废疾，而史传中以废疾名者甚多。此篆法近人不能造，特传摹耳）那应后两君（起边三印皆后人就秦玺传摹。“□□君”似尝见之《印菽》《印统》诸书）。

拓印之次偶占绝句，虽近油，皎然鉴古之识烂如严电，质之节子道兄当印可也。仁和魏锡曾题并识，男本存谨书。

据魏锡曾题识，傅氏重装本当为魏锡曾手拓。所以其原印应经魏锡曾手。其后钤印白文“本存”，又有“稼孙所见金石”朱文印。是诗化用汉玉印10方印文而作，10方玉印均为白文，内容为“杜倚”“杨家”“周玉”“鱼平”“皮聚”“程循之印”“臣胜”“肖瘡”“牛君”“郾（廩）襄（襄）君<sup>[1]</sup>”。

魏锡曾于鉴赏之际，亦着重于对其考镜源流。是文记录的几则注释体现了魏氏于汉印字法的考证。比如魏锡曾以班昭嫁与曹世叔，为皇后后宫教师，名曰“曹大家”，此处“家”通“姑”之例解释“杨家”之“家”，并提及“婕妤妾赵”，亦属此类“女性用印”。由于左下角残破，有将“杨家”一印释为“杨囡”的，此处应以魏锡曾所释为是。

除前文列举的今见魏锡曾相关印谱，苏州图书馆还藏有名为《绩语堂名人印辑》的钤印本4册。前有奚冈署款“绩语堂名人集印”7字，笔者断其非奚冈手笔。然是谱印蜕、边款钤拓皆精，当非贗。四册共收印81方，15方印拓款。其中除3方汉印外，大部分是明清浙、皖诸家之作。

魏氏平生寓目印章数目之巨，来源于他自己的收藏，也离不开交游圈中朋友的功劳，分析魏氏的交友圈，从中不仅能看出魏氏辑拓印谱、关注对象的由来，也可以为我们勾勒出晚清浙、皖印家印作的流传递藏情况以及晚清印学收藏的活跃区域。笔者将魏锡曾寓目印章藏家列举如下：

何澍（夙明）、瞿世瑛、毛庚（西堂）、朱芑孙（寿萱）、华议（谔卿）、王泰（安伯）、谢家枚（卜堂）、戴以恒（用伯）、戴熙（醇士）、吴紫瑜（应潜）、王立斋、陈遇安、任问渠、朱德园、丁丙、沈树镛（均初）、赵之谦（撝叔）、吴让之（熙载）、丁文蔚（豹卿）、周星诒（季贶）、张瑜（瑶圃）、傅以礼（节子）等人，以魏氏同里为主，亦有在福建为官时结交好友。其主要活动范围涉及江浙、皖、京师、福建等地。

汇总今天可知的魏氏所辑印谱至少有以下11种：

[1] 宋爽：《三晋官印集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20页。按：魏氏未识读出，在题识中标□。

表6 魏锡曾辑印谱目

名称	册数	具体情况	现藏地
《绩语堂名人印辑》	四册	汉印、明清诸家治印	苏州图书馆
《西泠印粹》	两册	“西泠六家”治印	私人藏
《奚冈、蒋仁等诸家印谱》	一册（十二开）	明清浙、皖诸家治印	私人藏
《二金蝶堂印稿》	一册	赵之谦治印	私人藏
《吴让之印存》	两册	吴让之治印	西泠印社藏
《钱义士印稿》	一册	钱松治印	私人藏
《寄苏印谱》（一）	一册（十六页）	四谱均据魏锡曾《绩语堂印目》记录而列出。涉及印人主要为“西泠八家”。	印目藏于苏州图书馆。
《寄苏印谱》（二）	一册（廿四页）		
《五月间黏印谱》（一）	一册（廿四页）		
《五月间黏印谱》（二）	一册（廿四页）		
《秦汉玉印十方》	一册	秦汉玉印	

由于中间经历太平天国战乱，魏锡曾所辑印谱中的大量印蜕原印已经损佚，今不得见。这更体现了魏氏所辑印谱的珍贵。

从以上魏锡曾所辑印谱与其手抄印目，我们可以看到：首先，魏锡曾于印学的主要关注对象涉及明清两代的浙、皖派的篆刻家，其关注焦点为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对于古玺汉印的鉴藏略有涉猎。魏氏的印学交游范围涉及江浙、福建、京师三地及沿线。而江浙正是浙、皖两派的核心聚集区域。其次，我们还能看到魏氏的鉴藏观念。魏氏重于真伪鉴定，对待伪作持“存之以资参证”的态度。并非出于利益的驱使而从事印章辑录、辑谱的收藏活动。魏锡曾对诸印人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对邓石如、何震、丁敬、蒋仁、钱松等都持表示欣赏或肯定态度，对赵之琛等浙派后期印人有否定的观点。从而使我们能更加清晰、立体、全面地认识魏锡曾的印学鉴藏理念。

### 三、魏锡曾的印学批评观念

在探讨魏锡曾印学批评观念之前，有必要对其辑谱行为进行分析。首先，魏锡曾是出于什么目的才会辑谱呢，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受到彼时极为兴盛的集古印谱，以及金石学研究中拓片留存的影响，魏氏产生了钤拓印蜕的想法；第二，手头上并没有这么多原印，名家之印往往价格高昂，此时钤拓印蜕就成为折中的，保存资料、留存鉴赏的重要途径；第三，魏氏在钤拓了相当数量的印蜕后，出于整理、鉴藏与馈赠等目的，将其连缀成谱；最后，面对时贤名家（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为其辑谱，往往能得到印人的好感，并促使印人大量刻印，汇辑印谱，以飨后世，魏氏也有机会索请为自己治印。这种对彼此都利好的事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魏锡曾为何相对于古印更偏爱于明清流派印？魏氏先祖与丁敬、黄易等关系密切，或许给锡曾

带来了最早的熏陶；早年与友人辑拓“丁、黄、蒋、奚、二陈”印谱可见友朋之间相互影响所奠定下的审美基础是原因之一；关于获取途径，通过何凤明与瞿世瑛，魏氏是有机会和途径见到大量的古印的，显然主要原因还是出于他个人偏好的主动选择，接受了明清流派印尤其是自己家乡的以丁敬、蒋仁、黄易为代表的浙派印人。

在同时期的印人中，为何魏锡曾偏偏为钱松、赵之谦、吴让之，而不是其他印人辑谱？首先，魏氏与三人都有交往（与钱松只见过一面，但与其子钱式熟识），其次，魏对此三人的篆刻水平都有赞扬，钱松是浙派的代表，出入西泠诸家，印宗秦汉，可以说是后出转精，赵之谦合浙、皖二宗为一体，却仍树以浙派的旗帜，为魏氏所推崇，魏锡曾在《〈吴让之印谱〉跋》中言：“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可见其对邓石如的印学成就之推崇，而吴让之“私淑完白，笃信师说，至老不衰”，遂为魏氏所敬，且赵之谦亦心折于吴氏篆刻，所以，究其根本原因，还是魏氏在个人喜好的促使下主动地与三位印人的接触，既提高了自身的印学理论水平，又激发了印学界不同流派之间的碰撞与发展。

### （一）“印宗秦汉”与“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理论指导下的印人批评

一般的印学鉴赏带有更多的感性活动的特点，而魏锡曾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相对理性的印学论断体现出的印学思想与审美取向。“印宗秦汉”与“印从书出”作为两种篆刻领域的“技法观”，又作为一种“审美观”，是为魏氏所倡导的，魏氏的印学批评也正是在这两种观念的支配下，逐渐展开的。印学批评的主体就是历代印人，而其形式不外乎专著、印谱序跋、印人评传、印章边款、论印诗等。魏氏的印学批评相关论述就见于其印谱题跋及论印诗中。

魏锡曾的印学审美旨趣是相对丰富的。他既是兼容并包（浙、皖两宗），又是立场坚定且客观的。他推崇继承传统，“印宗秦汉”，推陈出新，反对保守僵化；喜好刀笔意趣，“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反对循规越矩。下面对其印学品评主要的几个方面逐一论述。

第一，魏锡曾主张“印宗秦汉”。《论印诗二十四首》<sup>[1]</sup>中魏锡曾论沈凤云：“我观凡民印，古胜凡民书”，又论丁敬云：“健逊何长卿，古胜吾子行”。魏氏口中的“古”就是指秦汉印风。从元代赵孟頫和吴丘衍提出汉印“质朴”的基本审美观开始，“印宗秦汉”这一篆刻主张历经元、明、清三代，逐渐得到成熟和发展。与元代赵孟頫和吴丘衍因宋元印风凋敝，日渐衰微而提出“印宗秦汉”，魏锡曾面对浙派的“后起而先亡”，同样地祭出了“印宗秦汉”的旗帜。魏氏在《〈钱叔盖印谱〉跋》中云：

余于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钱叔盖先生。先生善山水，工书法，尤嗜金石，致力于篆隶，其刻印以秦、汉为宗，出入国朝丁、蒋、黄、陈、奚、邓诸家。同时赵翁次闲，方负盛名，先生以异军特起，直出其上……<sup>[2]</sup>

在《论印诗二十四首》中，评论何震云：

[1] 魏锡曾：《论印诗二十四首（并序）》，《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页。下引皆同此。

[2] 魏锡曾：《〈钱叔盖印谱〉跋》，《魏稼孙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78页。

得力汉官印，亲炙文国博。一剑抉云开，万弩压潮落。中林摧陷才，身当画麟阁。

由以上所举，不难看出魏锡曾对践行“印宗秦汉”的印人极度推崇。这也反映出他对“印宗秦汉”思想的高度认同。

第二，魏锡曾同样主张“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崇尚刀笔意趣，推陈出新，反对循规越矩。魏锡曾称邓石如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这是魏锡曾在总结析理邓石如印学思想与成就后做出的全面总结与中肯评价，把邓石如推举为“印从书出”的标杆。赵之谦在给魏氏治“钜鹿魏氏”边款中言：“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君知说法刻不可，我亦刻时心手左。……”其中“有笔尤有墨”说明赵之谦践行了“印从书出”的印学思想，而“此理舍君谁可言”则充分体现了赵对魏锡曾印学水平与修养的充分认可，魏氏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赵之谦为魏锡曾治印边款中的“取汉镜铭意”“法三公山碑为稼孙作”等语，皆是“印外求印”的体现，魏氏同样对如魏氏在《书〈赖古堂残谱〉后》中云：

丁元公，朱谱存。……朱谱所存多径寸印，白文居十之九，皆仿秦权，秀逸绝伦，非寻常所见铁线俗派也。十二册中，余最爱原躬，真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者。

对于镜铭、汉篆书碑或篆书碑额以及秦权、量等的运用都是魏锡曾所认可的“印外求印”的形式。魏锡曾不喜矫揉造作和极端偏执的风格，他在《书〈赖古堂残谱后〉》中评何震云：“何主臣，朱谱存。有极拙类市刻者，余亦不甚可喜。”评梁大年：“有故作剥蚀之病，不如乃兄。”评朱简：“修能者凡夫草篆法，笔画起讫，多作牵丝，是其习气。”可见一斑。而关于推陈出新，魏氏在《明清诸家印谱》中评价程邃：“穆倩崛起文何之后别树一帜。朱修能外当无敌手。许见钝丁、完白，或许让头地耳。”在《论印诗二十四首》中论黄易诗中云：“沉浸金石中，古采扬新姿”。可见，他同样欣赏由古出新，别树一帜的审美理想，魏氏极为赞赏基于入古基础上的风格上的出新。

由以上两点可证魏锡曾推崇继承传统，“印宗秦汉”，推陈出新，反对保守僵化；喜好刀笔意趣，“印从书出”“印外求印”，反对循规越矩的审美取向和印学思想。

## （二）印人流派的“浙、皖之争”所蕴含的印学审美判断

对流派渊源进行区别是明清士人的一种普遍风气，在印人中也不例外。不同于一般的褒贬臧否，魏锡曾的流派观并不是简单地取舍，而是视角更高地对学脉渊源的总结，甚至为印学的学术体系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架构与探索的可能。“浙、皖之争”实际上是印学领域的“南、北宗”之争。自明代董其昌分画坛“南、北宗”后，清代阮元提出书学“南、北宗”论，这些都影响到了印学领域。早在明代朱简在《印经》中已提出篆刻流派“南、北宗”的观点，认为“南北归宗，趣异轨同”。魏锡曾又重新提及，在《论印二十四首》中言及程邃云：“蔑古陋相斯，探索仓沮文。文何变色起，北宗张一军。云雷郁天半，彝鼎光氤氲。”对程邃能在文彭、何震之后别树一帜给予了



极高的评价，并有注：“‘文、何南宗，穆倩北宗’，黄小松印款中语。”魏氏引语是黄易刻“方维翰”印款有云：

画家有南北宗，印章亦然。文、何，南宗也；穆倩，北宗也。文、何之法，易见姿态，故学者多。穆倩融会六书，用意深妙，而学者寥寥。曲高和寡，信哉。逸青二兄力追古法，酷肖程作，今时所仅见也。余学何主臣而未得其皮毛，岂堪供诸大匠。俾以就正云尔。小松并记。

彼时黄易所言乃仅是从风格角度对其划分，到了魏锡曾、赵之谦等人，则是认为：“皖印为北宗，浙为南宗。”赵之谦称：“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此时已经将“皖”与“徽”并作一谈，虽界限相对模糊，但也大致可以以“巧、拙之说”划分“南、北宗”印人。

魏锡曾认为，浙、皖两宗本为一体，浙宗出于皖宗。浙宗滥觞丁敬正是从朱简的碎刀中感悟，熔铸秦、汉、元、明，成为古今一人。彼时丁敬并无意立派而区别于皖派。实际上丁敬之后，浙地黄易、蒋仁、奚冈、陈曼生相继涌现，都是取意大于守法，因之面貌愈加区别于皖派，开始具有了所谓浙派的面貌。而到了赵之琛，更是逾矩、坏法，水平过度下降。魏氏因之有了“浙宗后起而先亡”的论调。而以邓石如为代表的皖派，已不同于之前，他的“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在皖派中也是别树一帜的。吴让之则是继承了邓氏的风格，但却未能超越，直到赵之谦是从浙派出发，能够追溯到浙派的源头“皖派”，汲取其长，补浙派后期坏古法之流弊，这才是魏锡曾所言的“合两宗为一”。至于赵之谦“仍树浙帜”，则已然是革故鼎新的“新浙派”了。魏锡曾辑谱、品评中的审美选择就是以能否把握浙派之源于皖派，既不逾矩又能独树一帜为基本判断的。

### （三）关于魏锡曾印学品评的其他问题

#### 1. 魏锡曾对流派印真伪的鉴定与对待态度

魏氏在印学领域的真知灼见，与他的“印癖”和丰富的印学鉴藏活动是分不开的。魏氏精于印学考证鉴赏，他在《砚林印款书后》言：

凡先生论印宗旨，同时石交及偶然题署不恒见之别号，粗可考见，其仅具年月姓字者略之，严汰伪刻，亦附存一二款似之作于后，惩臆断，俟真鉴也。

在《明清诸家印谱》中“飞鸿”（白文）一印署名何震，魏氏鉴定为伪作，于是题云：“此百余年前伪作，存之以资参证。”魏氏重于真伪鉴定，对待伪作持“存之以资参证”的态度。并非出于利益的驱使而从事印章辑录、辑谱的收藏活动。魏锡曾印章收藏即使有“严汰伪刻”者，也是照收不误，甚至还将之附于谱录之中，可见其对待伪刻的态度，这也体现出了他严谨的治学方法。魏锡曾的这种真伪鉴定上的理念背后的合理的逻辑性思维，与其良好的学术素养，务实的鉴藏态度也使他对于印学的研究卓有成就。

#### 2. 魏锡曾论印诗与其序跋中观点的出入

论印诗因为格律和字数的限制，往往难以完全抒发作者的表达意图，又古人作诗往往有着成名

传世的目的，因而字斟句酌，其真实意图就更加隐晦甚至隐去。例如，魏锡曾在《论印诗二十四首》中论陈鸿寿与赵之琛：

草法入篆法，下笔风雷掣。一纵而一横，十荡更十决。笑彼姜芽手，旋效虫蠹啮。（陈鸿寿曼生）

始学求是斋，材力实远胜。继法种榆仙，横厉辟门径。安得三万卷，润彼四千乘。（赵之琛次闲）

其中除了“笑”“横厉”等词，略有体现作者表达意图外，并没有十分明显的感情色彩或者优劣臧否，这正体现前文所论诗之隐晦，而在魏氏赠钱式的《钱义士印谱》后所作跋中，由于没有太多的顾忌，且作为对晚辈的提点，魏锡曾言：

吾乡自砚林崛起，前辈中多工印者，至种榆而变，至补罗而坏。钱叔盖先生齿少于补罗，不习其缪，真豪杰之士。<sup>[1]</sup>

又在《明清诸家印谱》中论：

种榆从丁入手，乃别树一帜。荡决无前，断是石家第不可学耳。

这种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使我们不得不对《论印诗二十四首》的评价是否符合魏氏内心真正的态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将主要的方向朝向魏氏的印谱序跋中，以及通过多重例证以验证其准确性。

## 四、结语

总结魏锡曾对于印学的贡献，首先，他较早地涉足明清流派印的辑谱与研究，并卓有创见；第二，对印学流派及印人的品评客观公允，又极为精到；第三，魏锡曾的印学品评，无论是印谱序跋还是论印诗等，记载印林印事，印学品评，皆翔实可察，为研究明清流派印史与印学批评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我们保留下了珍贵的印学史料；第四，由魏锡曾与赵之谦提出的“印从书出”等思想，启发的“印外求印”思想，并指出邓石如、赵之谦为这一理论的实践者。成为后来印学领域的一面旗帜，至今仍对印坛产生着莫大的影响；第五，魏氏较早地关注到了印章边款的艺术价值，并编《砚林印款》，这标志着边款作为印章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艺术性与文字内容的双重价值，第一次被编辑成书，是魏锡曾的一大创举。魏锡曾对于边款的重视，不仅为后人提供了边款的临摹范本，也保存下来了印人最直接最“灵光一现”的印学观念等。更启示了后人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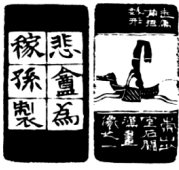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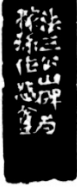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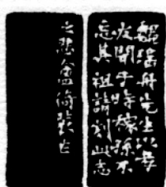
[1] 魏锡曾辑：《钱义士印稿》赠钱式本后跋，上氏拍卖“2022夏季艺术品拍卖会”所见。

印章边款更多可能性的深入探索，对于现代印坛边款艺术大发展具有项领之功；第六，就印学发展历程而言，经由魏锡曾牵带出来的印学浙、皖之争，使浙派末流固持“印内求印”，僵化、变、坏的弊端显现出来，肯定了皖派邓、吴“印从出书”的创新契机，而借由皖、浙二宗源流发展背景的探索，指出篆刻实践未来发展应该是融通合一的大方向。正是由于社会时代背景下，魏锡曾在其独特的印学交游经历形成的审美取向影响下，进行的辑谱、交游等印学鉴藏活动，形成并完善了自己的印学鉴藏与批评观念。他为后世留下的印学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附录 魏锡曾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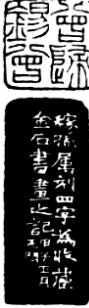




(传) 自治印二方			
			
<p>(乾坤)一(草亭) 【辛巳除夕前二日，稼孙刻。】 时年五十三岁，去世前一年(私人藏)</p>		<p>泛舟横塘 【黄叶村乡几遍游，细香飘岸稻花秋。茫然水渚连云白，小艇横塘立鹭鸥。稼孙魏锡曾。】 (拍卖所见，印面不清)</p>	
赵之谦治印二十三方			
			
<p>魏锡曾印 【悲盒拟铸印。】</p>	<p>魏锡曾印 【此最平实家数，有茂字意否？悲盒问。】</p>	<p>魏锡曾印 【悲盒刻此近朱修能。】</p>	<p>魏锡曾 【悲盒将去福州始为稼孙刻此。壬戌六月流汗作记。】</p>

(续表)

 	 	 	 
<p>锡曾印信 【悲盒居士拟汉铜印为稼孙大兄。】</p>	<p>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 【走马角抵戏形。嵩山少室石阙汉画像之一。悲盒为稼孙制。】</p>	<p>魏稼孙 【悲盒摹汉铸印。癸亥十月八日也，风定日暖作此尚不恶。】</p>	<p>稼孙 【稼孙目予印为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壬戌闰月拗叔。】</p>
 	 		
<p>稼孙 【取汉镜铭意。悲盒。】</p>	<p>钜鹿魏氏 【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君知说法刻不可，我亦刻时心手左。未见字画先讥弹，责人岂料为已难。老辈风流忽衰歇，雕虫不为小技绝。浙皖两宗可数人，丁黄邓蒋巴胡陈（曼生）。扬州尚存吴熙载，穷客南中年老大。我惜赖君有印书，入都更得沈均初。石交多有嗜痴癖，偏我操刀竟不割。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稼孙一笑，弟谦敬刻。】</p>		
 	 	 	 
<p>魏 【法三公山碑为稼孙作。悲盒。】</p>	<p>鹤庐 【稼孙葬母西湖白鹤峰，因以自号。拗叔刻之，壬戌九月。癸亥八月，稼孙来京师，具述母夫人苦节状，乞为文，并记事其上。】</p>	<p>印奴 【稼孙喜集印谱，佛生以印奴目之，戏为刻此。悲盒。稼孙为我集印，稼孙属我刻印，皆印奴而已。又志。】</p>	<p>悌堂 【魏瑶舟先生以孝发闻于时，稼孙不忘其祖，请刻此志之。悲盒倚装作。】</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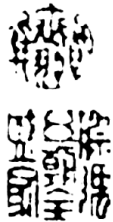
(续表)

			
<p>魏锡曾考集模拓之记 【悲盒居士来闽中为稼孙刻此印以酬其劳。同治壬戌六月。】</p>	<p>锡曾审定 【悲盒假汉凿印成此。壬戌。】</p>	<p>曾归锡曾 【稼孙属刻四字为收藏金石书画之记。甲子正月，无闷。】</p>	<p>稼孙经眼 【悲盒。】</p>
			
<p>稼孙所见金石 【悲盒刻，类钝丁。】</p>	<p>稼孙所拓 【稼孙来京师将遍访金石拓之以去，因刻。悲盒记。】</p>	<p>绩溪胡澍川沙神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 【余与芑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闲，刻此以志一时之乐。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p>	

(续表)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鉴古堂</p> <p>【魏稼孙述其高祖芦溪先生自慈迁钱塘，乐善好施予。子秋浦先生继之，盛德硕学，为世宗仰。一时师友如龙泓、玉几、息园、大宗，交相敬爱。所居“鉴古堂”题额，龙泓手笔也。自庚申二月，贼陷杭州，稼孙举家奔避，屋毁于火。辛酉冬，余入福州，稼孙来相见。今年夏，余赴温州，书来属刻印。时得家人死徙，居室遭焚之耗，已九十日矣。以刀勒石，百感交集，系之辞曰：“惟善人后有子孙，刀兵水火无能冤，石犹可毁名长存。”同治纪元壬戌九月，赵之谦。】</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小人有母</p> <p>【稼孙属刻此四字，有孝思焉，亟成之。撝叔。】</p>		
<p>吴让之治印5方</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魏锡曾私印，收视反听之居 【让之。】</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鉴古堂 【让之今年六十有五，目力昏耗，已近于瞽，责以刻印，无乃老苦，稼翁一笑，弃之如土，癸亥立秋日记。】 (八月七日或八日)</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魏稼孙鉴赏金石文字 【同治二年十二月稼孙将之闽，作此志别。让之。】</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非见斋勘金石之记 【让之。】</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非见斋印 【让之。】</p>		

(续表)

其他			
			
钱式 稼孙手钞 【钱式为稼孙先生刻，即请正之。】 (赵之谦篆，钱式刻)	字稼孙 见于《绩语堂印目》。	稼孙 见于魏锡曾眉批苏州图书馆藏刻本《庚子销夏记》。	稼孙 见于《魏稼孙手校苍润轩碑跋》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来斋金石刻考略》魏锡曾校跋下。
			
锡曾 连珠印，见于南京图书馆藏《钱币集锦》拓本中以及《绩语堂印目》。	非见斋双钩本 【瑶圃为稼孙刻，记之记。】(张瑜刻印，吴让之题款。)见《魏锡曾日记残稿》后。	绩语堂印 见上海图书馆藏《魏锡曾日记残稿》中。	鹤庐 见上海图书馆藏《魏锡曾日记残稿》中。
			
子孙世永保、际遇五朝全盛家 两面牙印，见于魏锡曾辑《奚冈、蒋仁等诸家印谱》及俞允文尺牍鉴藏印。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本科、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